

造物

■石泽丰

乡村的田野因为春天来临而变得生机勃勃,无论走到哪里,绿色的小草是最抢眼的。还有那些青青的麦苗,抽枝拔节。那些金灿灿的油菜花,开得如火如荼。它们带着自然的本性,降临人间,长在泥土之上。哪怕只有方寸土壤,小草也要占上一席,它们迎风起伏,沐浴着阳光、春雨生长。这就是春天为何能给人以活力,如画般地呈现了现实的另一面。也许,这就是大自然造物的魅力。

行走于大地之上,不难发现,人与自然争相造物的势头与日渐长。他们有过比拼,有时是人败下降来,有时是人暂时征服了自然。比如,人们在泥土地上建造一处“现代性”的产品,因水泥、柏油覆盖地表,春天里,小草只得退缩,人沾沾自喜于大功告成,仿佛它就是自己要建的千古不朽的产品。岁月能答应吗?置身于这样的境地,我干涸的泪腺却常常湿润起来。

前不久,我路过江南的一个村落,快速通道从它东边穿过。我坐在车内,透过车窗,村口一处休闲广场清晰地进入我的视界。广场上除了安装一些健身器材外,还建有一座微小的拱桥,供人走上去走下来,体验自然的意趣。我目测了一下,桥面的宽度和地面到桥的至高点均不足一米,桥洞下面,是一条人砌的假溪流。为配合视觉效果,溪流用绿色的碎小瓷砖代替,它们按照设计者的设计弯曲于广场的一角,以大约一米的宽度从拱桥下穿过。见状,我有一股莫名的难过。在江南,真实的溪流与拱桥随处可见,不难看出,大自然这个造物主在这片土地上从没有显示出丝毫吝啬之意。然而,我们人以一时的聪明急于模仿,模仿出的竟是一个跑偏的产品,却让我们更加怀念那溪流的瓷砖在被烧制之前的泥土形态。

车子驶了很久,我的思绪却在那个“现代性”产品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好在一路上苍翠的青山不时出现,巍峨耸立,让人敬畏,不知不觉间把人的精神境界带入到另一种高度。“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”,细细一想,人间的哪一物不是出自于泥土或是泥土所孕育?人们所用的碗、缸,寄寓我们的房屋所用的砖,屋顶上遮雨挡雪的瓦,哪一种坯胎不是出自于泥土?喂养人们肠胃的稻谷、玉米、大豆、山芋,哪一样不是接受土地的滋养并从它身上长出的?

由此,我想到一些顺其自然的造物者,他们尊重自然的规律,沉迷于自己的喜好,以劳作的方式在朝霞与晚照间构筑人类精神的府邸。他们用丰富的想象来对抗时间,造之而出的是令人惊叹不已之物,哪怕是虚构的龙、凤,神来的脚印。他们真切地翻译出了人和自然之间沟通的语言。即使鼓消音了,锣蒙尘了,这些包含着时间之骸与人生况味的建造物,使得无数后来者为之慨叹、震惊。

每每站在这样的物件面前,我都忍不住驻足、流连,有时还会翻出脑海里一些连带的记忆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过年,我们村子都有舞龙的习俗。龙是村子里陈家毛伯伯用竹篾扎的,然后糊上纸,龙就活灵活现了,村里没有哪一个不佩服。特别是龙的那双眼珠,总是上下左右转个不停,且充满灵光。一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六,又到了扎龙的时候,七岁的我就整天待在陈家毛伯伯家里,看他是如何将心中的“龙”扎出,如何将龙的眼珠扎得那样传神。事后,我才发现,他将龙的两个眼珠固定好后,然后在其内侧用一根细线的两端分别将两者系住,细线的中间再系一个小小的萝卜。只要龙头稍一晃动,萝卜就摆动起来,它牵扯着龙的眼睛,使其栩栩如生。这看似简单的原理,却显示出了陈家毛伯伯对它不平凡的应用。他用内心丰富的想象,为村人造出了精神层面上的物。

时隔近四十年,陈家毛伯伯早已不在人世了,属于他那一代人手工制作的时代结束了。值得庆幸的是,还有一部分由他们建造与制作的物尚在,包括用红砖小瓦砌成的居住的房屋,精雕细琢用来睡觉的木床,曾活生生地发挥着伦理作用的庙宇……它们被风吹着,发出遥远的回响,显露着精神的洗礼和功用的发挥,依旧与自然那么的和谐。

制图/何 芬



三月的田野

■刘志斌

的明媚和煦尚未完全赶来,水中看不到微生物浮游。田埂上、田地中,也找不到夏日常见的葵瓜子大小的黑蚂蚁和针孔大小的褐色蚂蚁。或许,它们还在温暖的洞穴中做甜美的梦;或许,它们正爬在某个隐蔽的洞口,伸出细小的触角试探着春的浓度。春的脚步不会因低温的踟躇而停留,蚂蚁、甲虫、蜻蜓、青蛙……马上就会拉开田野欣欣向荣的序幕,山上黑瘦的树枝也会在眨眼间给“筋骨”外露的山穿上一层绿色外衣。

站在田地中间的野菠菜,用粗壮的枝干挑起长条形的叶片,大咧咧的向四面八方探腰拉身。鸡肠草你一堆,我一群,伸出柔弱的茎条,在枯黄的稻草上前后左右爬行。茎条上的小白花,洁白的花瓣环围嫩黄的花蕾。细看,朵朵小花似个个素颜朝天的向日葵在风中轻轻漾动。叶片圆圆的,上面布满尖刺的荔枝草,仿佛知道自己容颜丑陋,匍匐在地上一声不吭。如不是一块隆起的土疙瘩善意的提醒,我还真不会发现它。看麦娘一大片一大片全是,小小的叶片顶着狼牙棒一样的花穗,花穗上吐出星星点点的芝麻大小的白花,在风中一眨一眨的。各种各样洁白的花朵,应是田野用一冬的时间积攒出来送给三月

的素雅诗句。

山风拂面。深呼一口,草的浅香味,泥土的湿润味,还有说不出的其他的田野味道一股脑儿通达五脏六腑,浑身舒畅!微风远逝,油菜花敛住自己的金光闪闪,整衣肃目。它们是静待远道而归的春燕,还是恭候即将抵达的万紫千红?我寻觅不到答案。一只浑身褐色的小鸟落在前边的油菜上,我仔细看了一下,还是叫不出它的名字。麻雀、画眉、白头翁、黄鹂,我倒是认得。它从山那边飞来,权且叫它“山鸟”吧。山鸟站在油菜上,抬头看我,又低头看了看油菜花。忽然,它两翅一闪,飞远了,只在空中留下几声轻脆的鸣叫。山坡上是竹林。去年久旱,竹林浑身焦黄,火烧火燎的样子。在前期雨水的滋润下,竹林又沁出绿意。整片竹林如黄绿互染的屏风,让远山与田野生出庭院的幽深。

有村民在修整田埂,拟蓄水育秧。有村民在田头地角挖土,为栽辣椒、黄瓜、丝瓜、大豆等作准备。远处,有一台犁田机正在来回忙碌,轰隆隆的声音为田野增添了热闹的气氛。

美好的情愫似一树树轻抿嘴唇的花蕾,娇羞地打量着三月的田野。惊蛰后,绵绵春雨如期而至,田野中将飘荡生命的欢歌。

离愁别绪

■百夫长

近日,广西河池一位家长在网上晒出一段视频,观后,心中颇多感动:年轻夫妻年后要离家复工,小女儿不舍哭泣,夫妻俩只好轮流抱着安慰。事后查监控方知,他们离开后,年龄稍长的儿子一个人躲在墙角哭了许久。原来,儿子当时在旁边跑来跑去,并不是没心没肺,实则是想引起他们的注意,而他们却忽略了。夫妻俩为此后悔不已。

视频中的男孩,只有六七岁的样子,在父母离别之际,心里自然也是万般不舍,本想得到父母的一个拥抱,或者一句安慰的话语,希望却落空了。过后,他只好躲到一旁偷偷流泪。那个男孩太小,甚至还不能称为少年,即使是十二三岁的少年,在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之前,内心也是十分柔软且敏感的。

三十多年前,我那时便是这样一个敏感且多愁的少年。那年春节,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春节。在南方打工的兄长们回来了,他们带回了许多好吃的零食和好看的新衣服,更令我惊喜的是,还有一部掌上游戏机和一台长江牌录音机。

那部红色的游戏机大概有一本书那么大,里面装有坦克大战、超级玛丽、魂斗罗等十多个游戏。这之前,我从未见过游戏机,刚开始拿在手上不敢动,怕不小心把它按坏了。二哥笑着说:“随便按,不会坏的。”他手把手教我每个按键的功能和一些游戏技巧。慢慢地,我玩得越来越熟练,不知不觉就着了迷,除了吃饭和睡觉,手里都会捧着游戏机。我尤为喜欢的是坦克大战,有时候在梦里还在想着新的战术。

一个多星期后,我对游戏机的热度稍减,这才把兴趣转移到录音机上来。

大哥不仅带回了录音机,还有许多好听的磁带,有流行歌曲、中外古典名曲,还有父母亲爱听的戏曲。从腊月底开始,我们家便弥漫着音乐的气息。那时候,录音机在农村还很稀奇,每次放歌,都会有路人驻足听上一会。白天,我们用录音机大声播放《九月九的酒》《梦里水乡》《九九女儿红》等当时最流行的歌曲。晚饭后,父亲会端上一杯茶,听上几段花鼓戏,比如《刘海砍樵》《刘海戏金蟾》等。如果收音机里正好在播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,即便是白天,父亲也会停下手里的活计,坐下来听上一会。

那个春节,我穿着新衣服,玩一会游戏,听一会音乐,或者跑去听兄长们讲在南方的奇闻趣事。全家五口人天天聚在一起,其乐融融。那时,我真希望这样快乐的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。

只可惜,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过了正月十五,兄长们要返程了。那几天,看着母亲帮兄长们收拾行李,我心里空落落的,歌也不想听,游戏也不想玩,整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正月十六的早上,父亲用自行车驮着行李,母亲抹着眼泪跟在后面,我则呆呆地站在屋檐下,在凛冽的寒风中,目送兄长们离开。大哥分明已经走了,却又折了回来,摸了摸我的头说:“小弟,录音机要经常放,不然会坏的。”我点了点头,强忍着泪水,跑进屋里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大。

当吴奇隆的《祝你一路顺风》响起时,兄长们已经走远,我一个人跑上二楼阳台,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出来了……

旧情

■贺万顺

怀旧是人们的心理本能反应,且怀旧方式各异。

来河口是我丢毛衣的地方,我对它情愫深笃。我多次向媒体投稿,不乏故乡题材稿件见于报端。那山、那水、那田园、风俗、亲情等,字里行间留住了曾拥有的时光,追忆已逝去的年华,抒发了对故土的情感。一旦家乡有这类稿件发表,常常引起众人的关注。当年大队陈支书称赞我,我受宠若惊。即便我入了城市,也常去乡下串门,跟父老乡亲们叙往事,村上人都说我没有忘本。我携带相机,免费给他们照相,乡村风情其乐融融。

去市内,我特意穿越有旧时遗迹的老城区小巷道深处,寻觅当年踪迹。临街的小铺门、砖木青瓦房仍保持昔日的格局,我仿佛置身于旧时,重返了旧街老巷的市井生活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,高楼大厦梯次攀比,可旧城区记载了古往今来的人和事,耐人寻味。

就读小学时,我就去过金甲岭、茶山坳、樟木寺等集市卖菜了。金甲岭传说为彭玉麟操练水师的场所,与演武坪、集兵滩齐名。还是自行车代步年代,有一天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湘江西岸乘渡过江,又骑行数公里去了金甲岭寻觅旧迹,只叹息旧貌不再。我居住周边的小镇,我打小耳熟能详,但有的地方未曾去过。近年来,我先后前往集兵滩、泉溪寺等10余处小镇观赏。小镇不如城市繁华,其基础设施也不尽完善,然而了却了我多年来的心愿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,春节是中国最为隆重的农历节日,我有着难以割舍的和父母、弟妹度节的欢悦。小时候的一个寒假,我去舅父家。临近过年,他们欲留我在他们家过年,我执意不肯。大年三十,我竟然步行几十里去车站,候车许久后才乘车回到家,父母亲大吃一惊。

乡愁烙于心间,叶落归根、魂归故里是我的夙愿。我二女儿已在新加坡定居多年了。新加坡乃国际都市,那里环境、设施、气候等适宜老人颐养,我也可签证5年居留期。可是我,依然留恋长相守的雁城衡阳。

收存旧物也是我怀旧的寄托。闲时翻看旧物,触物生情,几多感叹。

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,有时我情不自禁回首与亲友、同窗、学生曾相处的日子。如今他们各在一方,难谋一面,或许早逝,令我沮丧、悲伤。而有缘相逢,便喜泣交织,只恨相见太晚、阔别太久。人世间变化如此,可遇不可求啊。老年人寂静时,愈发激起旧情,怀旧可以给人增添愉悦,也许带来忧伤,各人好自为之吧。